

王鹏起 ● 著

乞

者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王鹏起 ●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乞者 / 王鹏起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8. 5
ISBN 978-7-80587-910-9

I. 乞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
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74067号

书 名 乞者

作 者 王鹏起 著

责任编辑 王红梅

装帧设计 王林强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印 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(兰州市定西南路二支路 134 号)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6. 5

字 数 140 千
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~1000

书 号 ISBN 978-7-80587-910-9

定 价 16. 0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·翻版必究

1

乞者执钵，立于街头，G城又添了一景。有知情人对围观看热闹的说：这人特有钱，后来精神失常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乞者闻之暗笑，心想：传的越夸张越离奇越好。

乞者本来是G城里小有名气的富汉，只是这两年日子过得太奢侈、太舒服，无所事事，百般无聊，觉得腻味；再就是债主们隔三岔五地向他哭穷，威胁他，对他软硬兼施，把他整得惶惶不可终日，这才暂时弃富就穷，改当乞丐的。之前，他每天除了围着麻将桌就是在酒吧里醉倒或者是搂着小姐在床上。该吃的都吃了，该喝的都喝了，该嫖的嫖了，该赌的赌了，半辈子把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福都享了，实在想不出还能干点啥。

上个月，他为了躲债逃到老家，本想在乡里好好待上一段时间，散散心，享受山清水秀的乡村那特有的秋高气爽；在五谷丰登、瓜果飘香的季节品尝家乡的土特产，好好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，打算过了中秋节再回G城，没想到因为二叔的事，父亲天天训骂他，他忍不住还了嘴，父亲就叫他滚回去。他一赌气，住

进了二叔家里，父亲知道后找上门来把他和二叔卷在一起骂：一丘之貉。没办法，二叔只好把他安顿在乡上的招待所。

晚上，酒足饭饱后，二叔给他领来了三个小姐让他挑。他一看这三个土里土气的女娃，没有城里的洋气妖媚，就摆着手。

二叔把极臭的嘴凑到他耳边说：“我们这儿的姑娘虽说没有你们城里的好看大方，但实在，身体健康没毛病，都是原生态的，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绝对绿色环保，你放放小心。”

他犹犹豫豫，最近心情本来就不好，再加上让父亲训骂，郁闷得很，索性放松放松。他问姑娘们会按摩吗，二叔抢答说：“啥都会，啥都会。”

他把三个小姐看过来看过去，就中间那个还能看过眼，顺手指了指，让中间那位留下。另外两个小姐低着头就走，他说等一下，从他的鳄鱼皮包里抽出两张50元的票子，一人一张。二叔连忙说：“还不谢谢大老板。”两位小姐赶紧向他鞠躬致谢。二叔朝她俩挥挥手示意走人，俩小姐兴高采烈，飞一般下楼而去。

他打着饱嗝，叫小姐给他按摩，他迷迷糊糊半睡半醒。午夜时分，他光着身子躺在席梦思床上，小姐穿着三点式比基尼给他踩背。他本来就肥颤颤的，再加上床的弹性，小姐的手又没个抓的地方，踩着踩着，脚下一滑，小姐摔下来压在了他身上。小姐虽胖可皮肤白皙细嫩，挨在他身上绵软酥滑，叫他心里发痒发骚，他欲火顿燃，就顺势将小姐搂在了怀里，一阵风起云涌。小姐哆嗦着身子央求说：“别，叔叔别，我就做按摩，不干别的。”

这时，楼底下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，声音由小到大，由远到近。他听出来是父亲的，连忙下床穿衣，以最快的速度开门出去。



父亲站在楼梯口,把他堵了个正着。借着昏暗的灯光,他看见父亲的嘴气得直发抖,他想把话引开,还没想好要说的话就被父亲喝住了。

父亲说:“啥话都不说了,你赶紧滚,滚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你爱干啥你干啥,这里不行。这里有祖宗,有先人,你不要脸皮,我们还要活人呢。”父亲换了一口气,用手指着门外说:“你是自己走还是我赶你走,现在就走。”

他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朝门口看去,外面有几个手持棍棒的人,黑乎乎看不清,他心里发毛,身体打着哆嗦说:“这深更半夜往哪走,没有车啊。”

父亲看透了他的心思,口气很坚决:“到火车站搭火车去。”

“二叔呢?”他想见见二叔。不提二叔还罢,提起二叔父亲更加恼火:“老二这个坏屌跑得不见影,他要敢在这里,我就先打他的腿,你信不信!”

看这架势已别无选择,他若再不走恐怕事情闹大,只好向父亲恳求。父亲声音不大却很坚定:“滚!”

他上楼拿自己的东西,那位小姐藏在门背后,神情紧张地看着他。他忽然明白,父亲给他留了面子,父亲完全可以破门而入,让他猝不及防。父亲没有那样做,而是大喊大叫,让他听见。父亲也可以现在上楼来看,让这小姐无处藏身。但父亲也没上来,免得让他太难堪。

他只得走,半夜三更,黑灯瞎火,虽然走的是非常熟悉的老路,但现在的他不比年少的时候,已经没有走夜路的胆量了,他心里有些紧张,只能憋着一口气,硬着头皮往小城里走去。

他的家在小城南面，叫东泉庄，和城区一河之隔，步行到城里最多四十分钟。他终于走到大路上，有了路灯，心里就轻松多了。让他感到庆幸的是，和老婆离婚的事父母暂时还不知道，要不然，父亲岂能饶过他。他走上南河大桥，桥上就他一个人，他真不想再往前走，他半眯着眼睛仿佛一个机器人朝前挪着双脚，脚不由腿，腿不由身，身不由己，走过了桥。

一束灯光照射在他身上，“吱”的一声，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，不近不远，刚好把他挡住。

“师傅，你去哪里？”司机摇下玻璃探出头来问。

他观察了一会，觉得还安全，就说去火车站。司机打开车门，他把自己塞进了车里。出租车用了二十多分钟就把他送到了火车站。

他悻悻而归。

回到G城又不敢露面，只能躲在小楼里睡大觉。

一个时阴时晴的中午，他还在睡懒觉，连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吵醒了他，他从席梦思床上爬出来，站在落地窗户前，看着窗外长河之水平静地流去，感觉内心空虚，整个人好像只剩一个壳，跟他这幢小楼一样空空荡荡。一个没有老婆孩子的家，再大再豪华又有什么用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没人叫爸，没人叫老公，就连父亲都差点把他不认，他几乎成了孤魂野鬼。再看这乱七八糟的房子，自打离婚后保姆也不干了，没人收拾，整个楼房里乱哄哄，脏兮兮，如同一个废弃的大仓库，叫他的目光无处停放。他想打开窗户透透气，又怕让人看见后找上来跟他算账，从茶色玻璃的反光中他看到了自己臃肿而惺忪的脸，由于夜生活过度，他脸上生出好多皱纹来，就像老槐树的皮。更难看的是他的头特别大，脸上肉又厚，这些皱



纹把他的这张肥脸分割成许多小块,很像麻将牌里的发财,总觉得比别人多出了些不该有的块面。他用右手狠狠地在脸上抹了一把,想把那恶心的皱纹抹平。可连着抹了好几把也不管用,只得离开落地窗户来到沙发前,他一屁股倒在真皮沙发上。那沙发弹性极好,把他上下颠了好一会,颠得那发福的大肚子咕嘟作响。他用左手拍着自己的将军肚,感觉就像是拍一团烂棉花,撩起内衣,使劲把肚子掐了一把,唉,连点疼的感觉都没有。

想起这些年在官场上的钩心斗角,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,酒场上的虚情假意,情场上的逢场作戏,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,他厌倦自己,厌倦了这种靠吃安眠药和六味地黄丸才能打发的日子,厌倦了这种无聊的生活。他感到自己活得不耐烦了!

电话铃又响了,手机也不停地震动。凭他的经验,这连续的电话铃声响过后,过一会就是连续不断的门铃声,因为又有一批要账的会像催命鬼似的蜂拥而来。他想躲,要不然他会被那些人团团围住,叫他三天三夜不得脱身。可是往哪里躲呢?他后悔当初盖这小楼时为啥没有设计一间暗室用来藏身。

他像卷入泥石流里的一块石头,不能自拔,任凭摆布,他多想冲出这污泥浊水,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停下来休息,哪怕只有片刻。

他拨下电话线,关上手机。他不想让任何人来找他的麻烦,装上一盒中华烟就出了门,想去找个从未干过的、带有刺激性的事做,要不然,他会被逼疯的。

他快速走向大街,满大街都是为挣钱和为花钱而忙碌的匆匆行人。何去何从?他不知道,偌大一个城市竟没有他的立足之处和

藏身之地,只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老鹰追逐着的兔子,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。他不敢在大街上行走,只能到背街去,在小街巷里看杂货铺,看地摊,心里的紧张程度有所缓解。一个小古玩摊吸引了他,当他蹲下来细细观看着小件的玉石玛瑙时,摊主和另一个人的对话让他听见了:

“你租房的事怎么样了?”

“价钱有些贵。”

“我手上有一间平房,每月200元,你要不?”

“先去看看再说。”

他立刻想到,自己也应该在背街处租一间平房以防万一,对!他放下手里的玉镯,起身朝巷子里头走去。他仔细留意电线杆上和墙上的小广告,有治疑难杂症的,治性病的,有让“女上挺,男下挺”的,有让“男前翘,女后翘”的,有转让铺面的,出售多余物品的,办各种证件的,乱七八糟啥都有。他记下了三条出租房子的信息,然后躲到暗处,一一拨通电话,把三家作了比较,觉得对本巷97号的这一家比较有兴趣,就问如何找,对方告诉了方位。

他沿着房主指点的方向往里走,一股臭味迎面扑来,熏得他头晕。好不容易找到了97号,刚一敲门就有人把门打开,两人对视片刻,那人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男人,询问了他的情况,要求看身份证。

他说我先看看房子,如果满意就去取身份证来办手续。

这是一家沿山根盖的院子,长条形,有五六间差不多大小的房子。房主要出租的是靠右边的两间,他不愿意住最边上的,就进了倒数第二间。房很小,有六七平方米,收拾得倒很干净,他问这间每



月多少钱？房主答：360元。

他心里暗笑：见我穿的气派，把我当有钱人宰。他故意摇头往出走，房主连忙改口说：“老板，你出个价。”

他想起刚才古玩摊前的对话，开口还价：200元。

房主犹豫，央求说：“再加点，老板。”

他最怕别人恳求的口气，随口说：“加20元，愿意就定，不愿意就走人。”他坚信房主一定会答应。

果不其然，房主笑着说行。其实，房主没有和他打过交道，不了解他的性格，如果刚才房主大大方方说一声你看着给的话，说不定他真的一口就给300元。

他放下50元定金，说三天内回话，然后拿上房主写的条子，捂住鼻子出了院门。

走到背街口，他心里犯嘀咕：小楼门口一定有好些人在等我，等我回去找我算账，我若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，不能去！

一想起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债主，他的头都大了。去哪里？夜总会、舞厅、酒吧、卡厅、咖啡屋、洗浴中心、美容院、健身房、发廊、网吧，所有想去的地方都有熟人和朋友，都是想找他算账的债主，只要一个人看见他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所有的人知道了。他心烦意乱，他觉得自己除了上天入地外，无处藏身。

他打着哈欠在西十字路口穿行，走着走着，心里就来了气，恐慌和烦恼就转化成一股子犟劲，哼！谁能把我怎么样，谁想把我怎么样？管他呢，该死的男人脸朝天，听天由命，糊里糊涂，推过一天算一天，就这样了。他昂起脖子背起手，对什么都没了兴趣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，对什么都无所谓，反倒觉得自己轻松了，也不紧张了，

也不害怕了。而以前出门,车接车送还要人陪着,生怕一不留神会有一把刀子或一块砖头从背后袭来,要了他的命。

他漫无目的地走到天桥前,刚要迈步上台阶,突然,一只特大的破缸子挡在眼前,把他吓了一跳!

“行行好!”一个沙哑的声音从缸子后面传来。他往后退了一步,定眼看,原来是一个要饭的端着这只又大又脏的破缸子在他面前晃悠,破缸子后面是一张脏兮兮的脸。

他略微定定神,随手在衣兜里摸。摸了半天也掏不出一点零钱来,他很为难,感觉好多人都在看着他,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。一个有头有脸的人,一个说一不二的人,一个大声咳嗽都能让手下人紧张的人,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,还能叫别人看笑话。他把那盒中华烟掏出来,递到要饭的面前说:“我今天身上没装零钱,你若不嫌的话,这盒烟给你。”

那要饭的本来半眯着眼,例行公事般的叫喊着,没想到眼前这位如此大方。要饭的眼睛突然一亮,一把把中华烟抓了去,速度之快,赛过了峨眉山上的猴子。

要饭的向他点头哈腰,周围的人朝他投来异样的目光。他心里很满意,背起手哼着小曲上了天桥。

没走几步,他忽然来了灵感:咦,我不是想找个没干过的事做吗?当一回叫花子如何?他嘴上笑着心里想,这辈子几乎什么都干了,就是没有当过叫花子,这样不是很刺激吗?还能躲过债主们的围追堵截。

可又一想,这叫花子到底不是人干的呀,他举棋不定。

他在天桥上徘徊,看着匆匆忙忙的行人,望着茫茫人海,发出



一声长叹！他的烦恼和郁闷在于说不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和压力，而且像游魂一样时时刻刻缠绕着他，叫他没有片刻的安宁。

其实，他的这种感觉在当今社会人人都有，只不过表现形式和程度各人有所不同罢了，这和穷富无关，和地位无关。富人有富的烦恼，穷人有穷的苦闷。

他想了好一会，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怪圈里生活着，在这个怪圈里，他挤压着别人，算计着别人，别人也在挤压和算计着他，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觉得自己被挤压，被算计，人人都防着一手，留着一手。就像是一个闭合的多米诺骨牌阵，一倒全倒，最后，自己也倒了。到底是谁设计了这么个怪圈，也许设计者本身就是参与者。他在这个怪圈里挣扎，想爬出来，想找个属于自己的归宿。

他抬头望长空：何处是我的归宿？家就是归宿吗？！有家吗？他反复问，问自己，问高楼，问灰色的天。我的家不过是一个遮风挡雨的房子，却不是心灵的暖巢，有家难回才是真正的苦啊。灰色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声响，从头顶掠过，那声音又熟悉又陌生，不男不女，似鬼似神，像笑又像哭，他不由得抬头望，啥也没有，可他刚才明明听见了呀！难道是自己耳朵有毛病？哎，人到这时候啥怪事就都来了，这让他又多了一丝恐惧和悲哀，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人要的弃儿，有亲戚却像没亲戚，有朋友却像没朋友，有老婆孩子却都离他而去，有家跟没家一样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叫花子。

那就干脆当上一回叫花子，至少能暂时离开那个怪圈，而且很刺激，说不定还是一种时髦，一种时尚，啥事不是人干出来的呢。

他决心当一回叫花子。

拿定了主意,开始盘算,这时才忽然想起他的另一个家,就迈开大步奔家而去。

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,是以前当了科长后单位分给他的。在这个家里他娶妻生子,成家立业,有过一段灿烂的日子。而今天,这个家对他来说不过是一栋房子,一栋富人不想住穷人住不起的房子。房子依旧却人去楼空,只有厚厚的尘土说明好长时间没人住了。他无暇顾及这些,一心想着当叫花子的事,他要换上一身叫花子的行头。

翻遍了家里所有的地方,就是找不到一件旧衣服,想了一会,只能到旧货市场去买了。

他打车去了旧货市场。

他花10元钱买了一套绿色的旧便装,就是“文革”时兴的那种,4元钱买双旧解放鞋,又添1元钱向摊主要了个编织袋。

他想试一试,就到旧货市场的公厕里脱掉西装,换上新装。对着破玻璃镜一照: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,破镜里的他已经八成像叫花子了,真是人凭衣装马凭鞍啦。他又从头到脚仔细打量,比较满意,就是脚上那双“希尔宁”袜子看上去有些扎眼,连忙把袜子脱下来,和其他衣物一起塞进了编织袋里。

他提着编织袋在旧货市场转悠,想着还需要什么。走到一个正在踏缝纫机的妹子跟前,给编织袋缝了两个背带,他把编织袋往背上一背,觉得挺舒服,比提着强多了。

他继续转悠。两手空着,忽然想到还缺一只碗或者一只缸子,他赶紧到处找,可旧货摊上啥都便宜就是碗贵。他问摊主,摊主说:“这都是好多年前的老瓷碗,都能算古董了,当然贵。”



他明白了，花100元买了只最便宜的老碗端上，觉得这下差不多了，就打算上大街。走到旧货市场大门口，被一位女士牵着的小狗盯上，小狗朝他大叫，他装着躲，可越躲小狗越追着叫，引得人们驻足观看。他心里好不快活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

女士把小狗拉走了。他想，哪天万一碰上一条大狼狗就麻烦了，得找根棍子，有一根棍子拿在手里就更像叫花子了。他转身又进了旧货市场，看能不能找到一根合适的棍子。

他满市场找，没有。唯一带木棍的就是拖地用的拖把。他问店里的老板娘有没有锯子？老板娘问干啥，他说他要买拖把上的棍子。老板娘觉得奇怪，不解地看着他，他连忙说和拖把一起买。

老板娘出去借来一把手锯，他锯下了拖把上的棍子。他把棍子拿在手里比试比试，心满意足付了款。老板娘说：“那个拖布你拿走。”他说：“这东西还能干啥？”他和老板娘都想不出这个拖布头能干啥。

老板娘的小儿子正在看电视连续剧，演的是清朝皇帝的故事。小儿子看见电视里的人戴的帽子好玩，很像这剩下的拖布头，就顺口说了声：“帽子。”

“帽子？”乞者瞅瞅这一堆拖布，再看看电视里的顶戴花翎，还真像耶！他把拖布头拿上，用手把线绳分开，弄成伞状往头上一扣，立刻惹得老板娘和她的小儿子哈哈大笑。他取下这“帽子”问有没有红颜色，老板娘“没有”两字还没出口，小儿子马上就明白了他的用意，快嘴道：“对面店里有。”

小儿子领他去了对面的店里。他买了一大瓶大红色的颜料，要了个大塑料袋，把颜料倒进塑料袋里，然后把拖布头塞进去，用手

捏着塑料袋揉搓,不一会就染好了。他的这些举动,那个小儿子一直跟着看,觉得特好玩,小儿子开心地问他:“你真的要把它当帽子吗?”他点点头。

小儿子又问:“你是想当皇上吗?”他摇摇头。

小儿子再问:“那你想当谁,纪晓岚还是和珅?”他笑着摇头说:“当叫花子。”

小儿子不明白,哪有戴花翎的叫花子。

他左手拿着碗,右手用棍子顶着染好的帽子,慢悠悠地走了。小儿子一直跟到市场大门口,看他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,这才依依不舍地往家返。小儿子有些失望,因为没有看到他戴上红帽子的样子。

他终于满意地当上了叫花子,他给自己起名叫“乞者”。

Qi
zhe

2

天慢慢黑了。乞者行走在大街上,他想起一句歌词,就“鞋儿破,帽儿破,……”地边唱边走,很快就引起路人的注意,有人把钱放进了他的碗里,乞者心里非常惬意。

走着走着,乞者感到腰里松,肚子瘪,裤子老要往下移。他把裤腰带往紧里勒了勒,这才觉得肚子饿了。

他闻到了一股香味,一股久违了的香味。他顺着香味往前找,原来是一家烙大饼的小店。那大饼在火炉上烤到半黄时散发出诱人的麦香味,叫他直流口水。他想吃,太想吃了。

他问伙计多少钱一个。

“5毛。”

他连忙从碗里数出5毛钱交给伙计,接过大饼就急不可待地咬了一大口,哇,真香!他三五口就吃完了大饼。他怪怨起自己,这么香的大饼他居然好多年没有吃,差点都忘了。

他心满意足,继续哼着小曲朝前走,霓虹灯光一个接一个,把他的影子拉长缩短,再缩短拉长。看着自己变形的黑影,他心里一

丝恐惧,辉煌里隐藏着黑暗的变幻,不正是自己这些年生活的写照么!他赶紧从这炫目的霓虹光里逃出来,朝夜幕里走去。

东十字路灯火通明,人来人往,乞者沿十字路转了两圈,碗里接了不少钱,他买了一杯热牛奶喝了,又绕着十字路倒转了三圈,他有点晕,搞不清东南西北,索性随便走,到哪算哪,结果他走到了火车站。

这地方他很熟悉,每回来不是出行就是接送人,当然,是坐小轿车来往。而现在却是靠自己的双腿走来,是以一个乞者的身份来了,地位不同,心态也就不一样,此时此刻他无法趾高气扬,头始终抬不起来。看出出进进人如流水,乞者想到里面去,他躲过工作人员的目光,溜进了候车大厅,感觉一下子暖和了,找了个角落站下,把碗放进编织袋里,望着满大厅的旅客。

过了一会,有趟火车进站,旅客们腾出些座位,乞者抢一个坐下。他把棍用两腿夹住,头朝后仰,这才觉得疲乏,四肢酸困,人像散了架一样,他闭目养神,没多会就开始打盹了,脑袋不断耷拉,他实在太困了,人老从椅子上滑了下来,每每惊醒,当明白了是怎么回事,才长出一口气。他一看,旁边左右没人坐,然后东张西望环顾四周,没什么异常。他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汗臭味,噢!明白了,人嫌他脏嫌他臭,躲开了。“正好”他脱口而出,瞌睡了正愁没地方呢,他把编织袋往椅子上一放,一头枕上去,腿往椅子上一搭,抱着棍子躺下,不一会就鼾声如雷。

这是乞者好多年来睡得最香最踏实的一觉,没有泡澡,没有按摩,没有数数,没吃安眠药,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。太阳光从候车大厅的落地窗户里透进来,照在屁股上他都不知道,直到保洁员搞卫